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八十九回 闖房間流氓橫索詐 懲無理名士怒揮拳

且說貢春樹正在嚷著，叫滾出一個人來，早聽得房後鶯聲嚶嚶，轉出一個二□歲上下的麗人。未曾走到，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兒，和著那一陣的脂香粉氣芬芳馥郁的直透入眾人鼻觀中來。秋谷見了，知道一定就是阿娟。只見他輕移蓮步，慢擺湘裙，直走到貢春樹的面前，故意嗔道：「阿貢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話四，啥格滾出來勿滾出來，倪倒一逕勒浪過歇，勿曉得那哼格滾法，請耐滾撥倪看看。」說罷回過頭來，把一雙俊眼前後左右的四圍的飛了一轉，方才把手掠一掠頭上的鬢髮，對著眾人笑道：「各位老爺請坐捏。」章秋谷聽了，便先叫一聲「好」，阿娟又飛了章秋谷一眼道：「倪是勿好格，請唔篤各位包涵點。」章秋谷也打著蘇州白講道：「阿呀，耐勿要客氣囉，依仔倪看起來，是樣樣好式好，格末叫好得來嚟淘成。」阿娟聽了把頭一扭道：「好哉好哉，勿要勒浪鈍哉，耐格位老爺啻實梗格介。」秋谷也不再說，只是上上下下的細細的看他，只見他穿一件鐵青色摹本鍛的皮襖，下面襯著一條品藍縐紗的褲子，湖色緞子的弓鞋不盈四寸。蛾眉掠月，寶髻堆雲；豐采驚鴻，佩環回雪。那一雙俊眼就如一泓秋水的一般，秋剪雙瞳，橫波欲活，一顰一笑，顧盼生姿，雖然算不得什麼傾城傾國的手神，卻也態度鮮妍，容光飛舞。暗想貢春樹的眼力總算不差，但是和昨日的芳蘭比較起來，卻還覺得差了些兒，趕他不上。正想著，忽聽得阿娟開口對他說道：「格位老爺尊姓，阿就是章老爺？」秋谷還沒有開口，春樹在旁邊接下去說道：「不錯，這位就是章老爺。」阿娟道：「阿呀，章老爺昨日仔啥勒勿來介，阿貢搭仔幾化客人等得來大家格肚皮才要餓殺快，阿是倪間搭小場化，章老爺勿肯過來？」秋谷不等他說完，便指著他的臉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有些豈有此理！」

阿娟聽了不懂道：「啥格豈有此理，豈有此外介，倪才勿懂呢！」秋谷道：「姓真的和我們一樣的客人，為什麼你見了他口口聲聲的叫他阿貢，難道我們就不是客人麼？」阿娟聽了，對著章秋谷把嘴一披道：「阿呀，章老爺，勿要扳倪格差頭囉。」

剛剛說到這裡，忽聽得外面許多腳步的聲音直擁進來，不由分說竟一直闖進房內。貢春樹和那幾個人早吃了一驚，章秋谷不慌不忙，舉目看時，只見七八個短衣窄袖的流氓從外面亂闖進來，都是身上單穿著一件皮馬褂，敞著了懷，把一條腰帶繫在外面，一個個揎拳擄袖，怒目橫眉，好像要尋人打架的樣兒。為首的一個約有三□來歲，身材高大，面目凶橫，對著章秋谷一班人點點頭道：「對不起，你們已經來了多時，如今請你們到外面去坐一坐，這個地方讓我們來開個心兒。你們要是懂事的，快快的給我出去，萬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哼哼，那時卻莫怪我們粗魯。」

有幾個客人聽了那班流氓的口風，明曉得他是有心尋事，一個個心上都怕起來，立起來站在地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要想逃走出去。

早聽得秋谷大聲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害怕，有我在這裡一面承當。」說著，便向眾人喝道：「你們這班奴才，平空闖進來做什麼？還不給我快些滾出去！你們睜開狗眼認認我是個什麼樣人，不要想昏了你們的頭。」章秋谷這幾句話兒方才出口，那個為首的流氓早勃然大怒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們看看他倒罵起人來，不給他一個利害他也不知道。」說著便俯身下去，在快靴統裡頭掣出一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內，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，睜開兩眼，厲聲說道：「老實和你說，這個地方是大家可以來的，你們通共出了一塊錢來打個茶圍，你們打算要坐到什麼時候？」

老子們有的是錢，今天也要來打個茶圍，你們好好的出去，是你們的便宜。」說罷把手內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，只聽得「錚」的一聲，那把小刀插進桌子約有一寸深。這一來，把那幾個貢春樹的朋友嚇得魂飛魄散，骨軟筋麻，覺得一股冷氣從腳底下直透起來，一個個只嚇得渾身亂抖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更兼那一班流氓耀武揚威七張八嘴的嚷道：「老大，還有這樣的工夫去和他講話？只拖了他們出去就是了。」

章秋谷坐在那裡動也不動，只自己一個人在那裡微微的冷笑。那為首的流氓見了秋谷這般模樣，心上焦躁起來，便劉著秋谷喝道：「出去不出去？」秋谷微微的冷笑道：「我正要看看你們這班奴才有什麼本領。我不出去，看你們這些奴才可有什麼法兒。」那為首的流氓聽了章秋谷這般說法，由不得心頭火發，鼻孔煙生，搶過來一把抓住了秋谷胸前的衣服，想要攆他出去。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，接住了他的手臂輕輕的一擰，這班流氓本來都是些鴉片煙鬼，大風都吹得倒的，那裡當得起秋谷的神力？被他輕輕的把手臂一擰，擰得他「阿呀」一聲，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。

秋谷順手一送，早把他跌了一個狗吃屎，倒在地下扒不起來。那同來的一班流氓見了，一齊怒道：「什麼東西竟也這般可惡！我們大家上去打他一頓。」說著便七手八腳的擁上來。章秋谷見了，覺得實在好笑，慢慢的立起身來，把兩手一攔，當頭的兩個流氓立腳不住，跌倒在地，後面的人看了，就立住了不敢上來。秋谷哈哈的笑道：「像你們這般沒用的東西也敢出來詭詐？你們膽大的只顧上來。」一班流氓聽虧，面面相看不敢動手。那起先跌倒的三個也都扒起身來，呆呆的站在一旁，秋谷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怎麼樣？怎麼七八個人，一個都不敢上來？你們這班沒用的奴才，不要在這裡現世，快些給我滾你媽的蛋罷！」那一班流氓聽了，不敢開口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出來，連那方才插在桌子上一把小刀都不敢拿，一哄的都走了。

秋谷見他們走了，回過頭來看那幾位貢春樹的朋友時，一個個都嚇得屁滾尿流，唇青面白。貢春樹站在秋谷背後，雖然也有心上驚慌，卻向來知道章秋谷的本事，料想這幾個人不是章秋谷的對手，所以也還不至於□分膽怯。只有阿娟一個人見那班流氓擁進門來，早嚇得他香汗淋漓，花容失色，不顧三七二□一、四七二□八，連忙趁著大家擾亂的當兒，躲進牀背後小房裡去，和兩個小大姐緊緊的把房門關上，不敢出來。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，他在裡面聽得明白，心中大喜，便開了門出來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格排殺千萬格強盜坯，也勿知啥格路道，倪撥俚嚇得來人野嚇殺快。」又對著秋谷說道：「謝謝耐幫仔倪格忙。今朝區得耐勒浪倪搭，賽過救仔倪格性命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不要說是這兩個人，就是來得再多些兒，也不放在我的心上。」貢春樹是見慣的，不以為奇，只有那幾個人在旁邊看著秋谷的樣兒氣宇安閒，丰神瀟灑，好像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一般；如今見他三拳兩腳的打退了一班流氓，覺得心上□分詫異，大家都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們同在一起，沒有吃他們的虧。如若不然，今天就不可問了。」秋谷也隨意謙遜了幾句，趁便走過去拉著阿娟的手道：「你以後不要叫我章老爺，只要叫我一聲二少就是了，不信你問阿貢，我在上海，那些堂子裡頭的人都是叫我二少的。」阿娟聽了，斜著眼把秋谷一看，只見他朱唇粉面，猿臂蜂腰，舉止安詳，丰神俊雅，眉宇之間覺得另有一種英氣，奕奕照人。不覺面上一紅，別轉頭去，口中說道：「曉得哉，格末就是二少。」秋谷又低聲和他講道：「我今天和你打退了這班流氓，你該應怎樣的謝我？」阿娟聽了也不開口，只慢轉秋波，暗中飛了秋谷一眼，橫波一轉，脈脈含情。秋谷見了，倒把頭低了一低，放開了阿娟的手。

回轉身來剛剛同貢春樹打了一個照面，春樹對著他微微一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有些豈有此理，剪別人的邊也還罷了，怎麼剪起我的邊來？」秋谷聽了也笑道：「我和你兩個人認得了多年，你幾時見我剪過朋友的邊？難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貢的一般，不顧朋友的交情一味的混鬧不成？」貢春樹還沒有開口，早被阿娟走過來拉著他的手不依道：「啥格剪邊勿剪邊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話四，倪勿來格。」說著，便坐在春樹身上，扯著他一個耳朵，口中咕嚕道：「倪勿要，耐下轉阿要實梗？」

春樹被他扯住了一個耳朵，扯得他口中叫道：「你有話好好的說，不要這般動手動腳。」秋谷對著阿娟笑道：「你好好的扯他一下，問他以後還瞎說不瞎說？」阿娟果然聽了章秋谷的話兒，用著氣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，扯得個貢春樹抱著頭直跳起來，口中亂叫道：「耳朵耳朵，扯掉了耳朵是沒有價錢的。」阿娟一面格格的笑著，一面口中說道：「啥人叫耐實梗呀，耐下轉阿要實梗瞎三話四哉？」春樹脫了阿娟的手，連忙走過一邊道：「你弔膀子只管弔膀子，我又不來管你的閒帳，你何必就要這般著急。」阿娟聽了不由的著起急來，紅著臉趕過去要和春樹不依。春樹見了連忙抱著頭逃過這一面來，對著阿娟把雙手亂搖道：「算了算了，

總算我的不是，講錯了一句話兒，我還要留著耳朵擺個樣兒呢。」一句話把大家都說得笑起來，阿娟也笑道：「耐自家勿好碗，耐下轉阿敢哉？」春樹朝著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拱道：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小生不是。」說得秋谷哈哈大笑，對著阿娟道：「他既然這樣的自家認錯，你就饒了他罷。」阿娟聽了方才一笑走開。春樹見了又拍著手道：「到底章二少說的話兒比我靈應得多。」阿娟瞅了春樹一眼道：「狗嘴裡勿會出象牙，啥人來理耐呀。」春樹正要開口，秋谷扯住他道：「時候已經不早，叫他們擺起檯面來罷。」春樹聽了，便和阿娟說了幾句，兩個大姐走過來調開桌椅，擺上菜來。原來蘇州的規矩，私窠子是沒有什麼擺酒不擺酒的，有時候客人要擺酒請客，便自己去叫菜。今天這一席菜是貢春樹在三雅園叫來的，肴饌□分精緻。正是：

桃花春水，誰家有蛺蝶之圖？珠箔銀屏，何處是天台之路？  
要知後事，請聽下回分解。